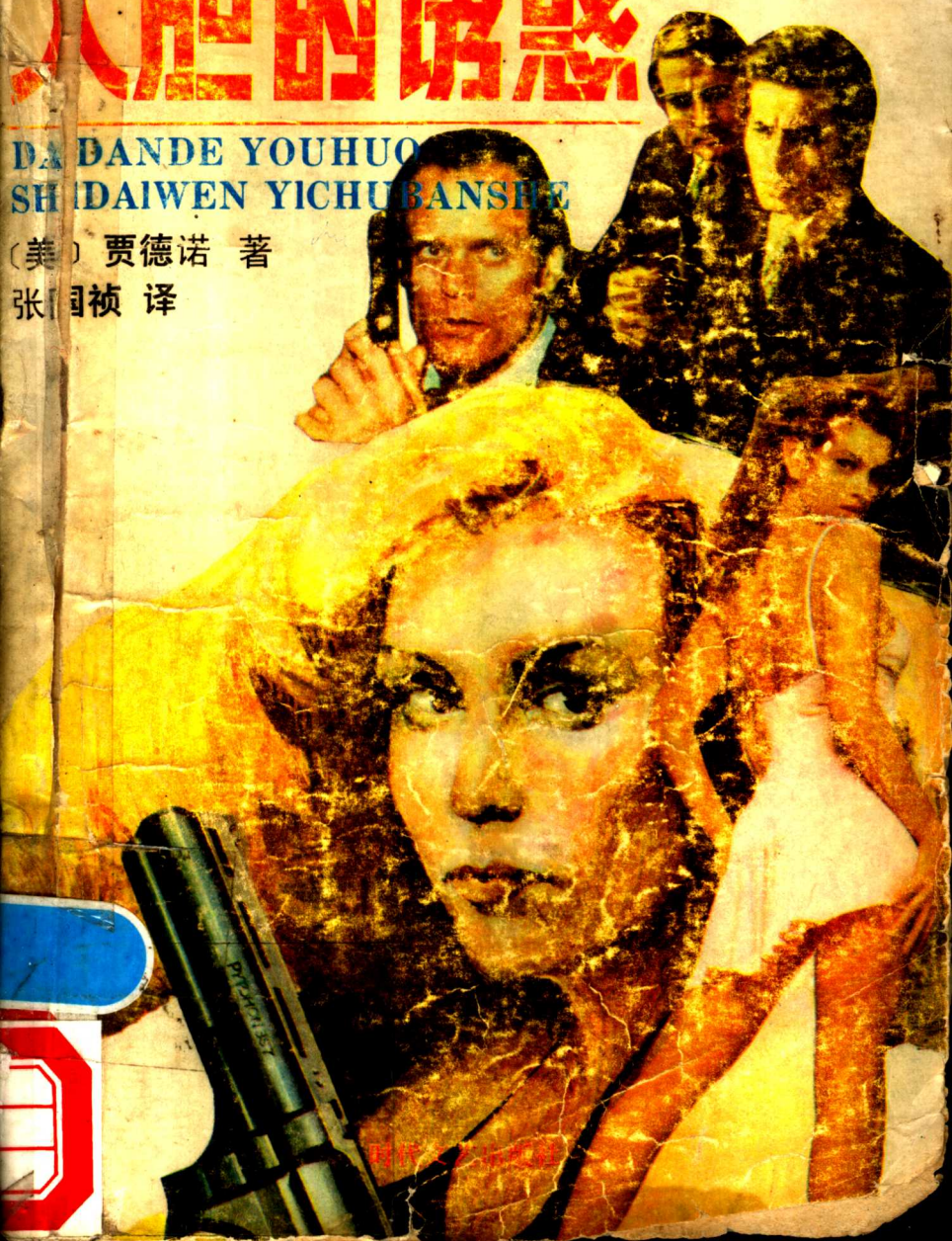


大胆的诱惑

DA DANDE YOUHUO
SHI DAIWEN YICHU BANSHE

(美) 贾德诺 著
张 国祯 译



大胆的诱惑

(美) 贾 德 诺 著

张 国 桢 译

时代文艺出版社

1988 年 长 春

大胆的诱惑

张国祯译

责任编辑：李琪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 8.5印张165,000字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102号)

1988年10月第1版 1988年10月第1次印刷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印数：1—10,000册

ISBN 7-5387-0098-6/I·93

定价：2.60元

内 容 提 要

作为美国全球开发公司委托权的最佳候选人康威，英俊潇洒，在情场上也春风得意，平日过着低醉金迷的生活。

某一天，一个神秘的女郎在给他的电话里，以充满诱惑力的语言威胁他在指定的时间秘密赶赴某豪华宾馆的706房间。

在康威驾驶着汽车秘密赶赴宾馆的途中，发现被人跟踪，杀机四伏。然而，机智的康威终于摆脱了杀手的跟踪。

706客房的门虚掩着，这是一间豪华型的套房，当康威坐在沙发上等待那个打电话给他的神秘女郎出现时，里面房间的门徐徐打开，出现在康威眼前的是一位赤身裸体的女郎，黑纱掩面，充满了性感的诱惑力。正当康威感到疑惑不解的时候，一支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康威的胸膛……

1

杰瑞·康威把报纸翻到第六版。

那里面，就象过去一星期中的每一天一样。

半个版面的广告，刊登人是：股票持有人救助委员会。措词灵巧，从表面上看起来显然真实的声明起头：

各位加州德州全球开发探勘公司的股票持有人，你们投资是因为你们赚钱。你们赚钱是要给你们自己，给你们的子女，还有给你们的继承人。

你们得到了什么？

除了纯粹运气好之外，杰瑞·康威为你们做了什么？他说他在使股票“增值”，他说他在逐步“提高公司的信誉”，他说他在奠定“稳固的基础”。

许多事业经营老手并不这么认为。

他们说杰瑞·康威是“老母鸡在下蛋”。

你们有权要求他对你们投资的钱有个满意的交代，你们有权要求实际表现。你们现在就要求明年、后年分红，而不是十年或二十年后。

把你们的代理权状案寄到股票持有人救助委员会给吉福·法瑞尔，你们会得到好处，在吉福·法瑞尔的当权之下，公司将生意兴隆。

法瑞尔相信成果，而不只是承诺；法瑞尔相信实际行动，而不是空泛无用的计划；相信决策，而不是白日梦；相信表现，而不是希望。

康威合上报纸。他承认，这是一则会得到代理权状的广告，也是一则具有杀伤力的广告。

根据股票持有人救助委员会的说法，“加州德州全球开发勘探公司”能成为“火鸡背联营”的一员纯粹只是运气好。

那项联营结束回收之后，杰瑞·康威本来可以宣布巨额的股利分红，抬高股票的价值，然而他却把收回来的钱投入了潜力跟“火鸡背联营”一样大的其他企业同盟里。

吉福·法瑞尔一开始就一直是股分裂性的势力。最后在董事会上摊了牌，法瑞尔被踢出公司门外。现在他点燃了争夺股票代理权的战火，他是想把公司的

控制权从康威手中夺过去。

是谁在背后给法瑞尔撑腰？报纸上的广告是谁在付钱？康威真想知道，他真想知道如何反击。

康威的整体计划不得不悄悄地进行。他若想把自己的计划公布出来，他的目的马上就会遭到挫败，他想得到的那些地产的价钱会极合理地高涨。

康威无法公开说明，他打算在股东会议上说出来。他希望出席会议的股东，还有大部分的大股东，会支持他。但是那些比较小的股东呢？那些东投资一点西投资一点的小股东呢？那些想要利润的和行动的股票持有人呢？

这些人会坚守阵线呢，还是会把他们的代理权状寄给法瑞尔呢？

股东名册的分析显示了小股东的数目足够掌握控制权，如果他们联合采取行动的话，如果法瑞尔能拿到他们的代理权状，他们就会联合行动。但是，如果吉福·法瑞尔那个精明的广告吸收到的股东不超过这些人的百分之六十，还有如果康威的人格可以在股东会议上吸引大股东坚守阵线，那么一切便会没事了。

但是，那是两个很“大”的“如果”，而目前杰瑞·康威并没有答案。

杰瑞接电话。如今他一切电话都接，他不敢做任何冒险得罪一些想要他解释的小股东，而且，天晓

得，他们当中打过电话来的已经够多了！到目前为止，这些人都相信他的解释，他对他们说，一家公司正在取得珍贵石油地产的过程中，不能在公共媒体上公布它的计划。投资人一年前所买的股票价值已经增加了不只一倍，吉福·法瑞尔说那纯粹是跟康威无关的“好运道”。康威引述这段话时总是会大声笑起来。他保证，继续跟住他那么就可能有更多的“好运道”。如果跟着法瑞尔那一伙人，公司就会被他们掠夺一空。

因此杰瑞·康威拿起了电话。

“杰瑞·康威。”他说。

电话中传来的女人的声音很有魅力，然而却带着令人警觉的味道。太甜润滑溜了，康威觉得他以前听过这个声音。

“康威先生，”她说，“我必须见你，我有一项对你极有价值的秘密情报。”

“我明天上午九点会在我办公室里——”

“不，不。我不能到你办公室去。”

“为什么不能？”

“有人在监视我。”

“你有什么建议？”

“我想私下单独见你，在没有人能够知道，我们不会受到干扰的地方。”

“你有主意？”杰瑞问道。

“是的，最好你今天晚上到日落大道的阿佩克斯汽车旅馆，以你自己的名字登记单身住宿，把灯关掉，门不要上锁，等到午夜过后，我就会——”

“对不起，”杰瑞插嘴说，“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为什么是完全不可能的？”

“呃，”杰瑞推托说，“我今天晚上还有其他的计划。”

“明天晚上怎么样？”

“不行，明天晚上我恐怕也办不到。”

“因为你怕我吗？”

“我目前正在住在玻璃屋里（一举一动都逃不过别人的注意）。”康威冷淡地说。

“听着，”她说，“我不能再跟你谈了。我的名字是——呃，姑且说是罗莎琳好了，就称呼我罗莎琳吧。我很想见你，我有你应该知道的情报，你为了保护股东，保护你自己，还有挽救公司所必须知道的情报。吉福拥有的代理权状比你所想的多得多，他是个非常危险的对对手，你得开始采取对抗的行动。”

“对不起，”康威说，“有一些事情我不能在电话中讨论，而且有一些事情我不能在报纸上谈论。终究，股票持有人必须对某个人有信心。要不然，他们的结果会很惨。在我们过去一年的经营中，他们的股票价值提高了一倍。我有十足的理由相信会继续上升，而且——”

“天啊！”对方惊叫道，“不要对我来这一套。我了

解，吉福·法瑞尔是个骗子，他正想要得到公司的控制权，来次大清扫，好让他和他的朋友操纵公司的资产。我一点都不信任他，我愿意要你得到我所拥有的情报。”

“你能不能写在信上？”康威好奇地问道。

“不，我不能写在信上，”她不耐烦地说，“如果你知道了我所知道的，你就会了解光是跟你讲话我就有危险。”

“什么危险？”

“被杀的危险，”她气愤地说，然后猛力挂断电话。

杰瑞·康威放下电话之后，在他的办公室旁坐了几分钟，觉得那个女人的声音带着令人信服的味道。

然而，杰瑞知道小心谨慎的必要性。在过去的两星期当中曾经出现过六次企图陷害他的事件。如果他到汽车旅馆去，门没关，让某个年轻女人摸黑进去找他，那么也许几分钟之后，就会有警车的声音——不，这是个杰瑞不能冒的险。这时候即使报纸上小小的一则有关他的丑闻都可能让他在这场代理争夺战中处于下风。

杰瑞·康威等了十五分钟，然后再次关灯，锁好门，走向电梯。

罗莎琳第二天上午十一点过几分钟打电话过来。

杰瑞·康威的秘书说：“有个女的打电话来说她是罗莎琳。她说你知道她是谁，说她得跟你讲话，有重

要的事。”

“我来跟她说，”杰瑞说。他拎起话筒说：“喂，”然后又听见罗莎琳滑溜的声音，他觉得他应该听出来但却没听出来的声音。

“早，康威先生。”

“早，罗莎琳。”

“你知道你被跟踪吗？”

杰瑞犹豫了一下。“我想过也许有人对我的行踪有不当的兴趣。”

“你被一家高级私家侦探跟踪，”她说：“那家侦探社附加两个刺客，你要非常小心。”

“谢谢你的忠告。”杰瑞说。

“但是，”她继续说：“你必须见我，我一直在琢磨跟你接触的方法，目前在跟踪你的人当中有一人是私家侦察，他没有危险性，他只是在做例行的跟踪工作。但是，另外有个叫贝克的人，他们称他刽子手贝克。他是个单独行动的暴徒。当心他！你有没有带武器？”

“天啊，没有！”康威说。

“那么去申请一把枪带在身上。”她说。“那个私家侦探你应该不难认出来。贝克就比较难认了。目前，他开着一部破旧、牌照一角弯曲着的黑色车子。对那个人可别冒任何险！”

“这些人是只求胜利不择手段的，他们不会跟你公公平平的来，你是在指望一场公平的代理权争夺战而

且正朝着这个方面在计划，这些人不跟你那样玩的。

“还有，千万不要跟任何人提起，说你在跟我联络。我不应该告诉你罗莎琳这个名字。不过我想要摊牌。”

杰瑞·康威皱起眉头沉思着。“我真，我真希望你能告诉我你所拥有的情报性质——”

“听着，”她说：“我可以告诉你他们持有的代理权状数目，而且如果你保证你能保护我的话，我可以把代理权状寄给他们的那些人的名字告诉你。但是，如果这个情报泄露出去，他们会知道是从哪里来的，而我就有危险了。”

“有多危险？”杰瑞·康威问道。“如果你担心的是财务上的安全——”

“别傻了！”她挖苦地插嘴道，“我见过一个被刽子手贝克下过手的女人。我——噢——噢！”

电话突然断了线。

杰瑞·康威对这件事思考了很久。那天中午他有点漫无目的地驱车四处行走，小心地从后视镜中注意其他车子。他无法确信有任何人在跟踪他，但是他觉得很不安，他觉得他置身于危险当中。

康威知道他将不得不对罗莎琳冒一下险。如果她有她所说的她拥有的那项情报，那将有无法估计的价值。如果他知道已经把代理权状寄过去的那些人的名字，那就还有时间集中心思对那些人采取游说行动。

两点半过后不久，罗莎琳来电话，这一次她的声音中带着恳求和不顾一切的意味。

“我得把这项情报交到你手上，好让你采取行动，否则公司就将完蛋了。”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我想给你情报。我主要想防止吉福·法瑞尔和他那一伙暴徒毁掉公司。我想要保护老实的投资人，而且我……我想要讨回公道。”

“向谁？”

“发挥你的想象力。”她说。

“听我说，”康威说。“我可以派个代表跟你碰面。我可以派个人——”

她干笑一声打断他的话。“我跟你之间的事是跟你个人，跟公司的第一号人物的事。我不要从任何其他那里得到任何保证。如果你太过于谨慎，不敢当面从我这里取得情报，那么我想吉福·法瑞尔说你的那些事都是真的了！”

康威突然下了决心。“十五分钟之内再打电话给我，”他说。“我目前不便作安排。你能不能十五分钟内再给我打电话？到时候再跟我谈？”

“我会打给你。”她应允说。

康威召来他的秘书。“凯恩小姐，刚才打电话的那个年轻女人十五分钟内会再给我打来电话。她会安排跟我见面，这次会面得保守最高机密。”

“我要你听听我们之间的谈话。我要你照实速记下来谈话内容，必要时能逐字逐句复述出来。”

伊娃·凯恩从不表现出惊讶。她不慌不忙、冷静、能干地处理一切事情。

“你让我速记下她说的话，还是全部谈话内容？”

“全部谈话内容。速记下来之后马上就完整地誉写出来，同时准备好在必要时发誓作证。”

“好，康威先生。”伊娃·凯恩说，然后离去。

十五分钟一到，电话铃没有响，康威开始不安地来回走动。

突然电话铃声响起。康威俯身向办公桌，拎起电话筒说：“喂？”

伊娃·凯恩平静、职业性的声音传来：“一位年轻女人打电话来说你在等她的电话，一位罗莎琳小姐。”

“你准备好了，凯恩小姐？”康威问道。

“是的，康威先生。”

“接过来。”

罗莎琳的声音从电话中传过来。“喂，康威先生？”

“罗莎琳？”

“是的。你的回答是什么？”

“听我说，我想跟你谈，不过我得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

“预防什么？”

“预防某种陷阱。”

她的笑声辛辣。“你是无儿无女，三十六岁的未婚人，你的行为不必为任何人负责。而你却担心有陷阱。

“今晚五点三十分整，那个跟踪你的私家侦探下班，另外一个接他的班，他们之间不联系，接晚班的那个人有时候迟到，也许可以安排让他今晚迟到。你五点三十一分离开办公室，到你的车子里，往西开上日落大道，到怀恩街时转弯，左转开上好莱坞大道，到爱华街右转，然后开始抢灯号，灯号一变马上就抢过去。注意看你的车子的后视镜，抄近路，确定你没被跟踪，我想你可以把跟踪你的人甩掉。”

“然后呢？”康威问道。

“现在，仔细听好，”她说，“然后，在你完全确定你没被跟踪之后，到帝国药房去。那边有三座电话亭，到离店门最远的那座电话亭里去，准六点十五分时电话铃会响，拿起来听。

“如果你已经甩脱了跟踪你的人，电话里就会指示你到什么地方去，如果你没有甩脱掉跟踪你的人，电话就不会响。”

“你说得好象挺神秘的，就象演间谍片一样。”康威有点气躁地抗议说。“毕竟，如果你有任何情报——”

“是很神秘，”她插话道，“你想不想要已经把委托书寄过去的股票持有人的名单？”

“很想。”他说。

“那么就來拿吧。”她告訴他，然後掛斷電話。

幾分鐘之後，伊娃·凱恩進來，以公事公办、效率十足的秘書態度，遞給康威幾張打好字的紙張。

“一份談話內容的謄本。”她說。

“謝謝你。”杰瑞告訴她。

她轉身，走向門口，停頓下來，然後猛一轉身走向他。“你不能去，康威先生！”

他有點驚訝地注視着她。

“噢，我知道。”她說，一字緊接着一字連珠炮似的，彷彿怕他阻止她說下去，“你從來不鼓勵在辦公室里表現出個性。對你來說，我只是辦公室里這部大機器里的一個零件，可是我是人。我知道你正在經歷什麼，而且我想讓你贏得這場戰鬥，而且……而且我了解女人的聲音，而——”她猶豫了一下，然後陷入沉默，彷彿她的發音設備沒電了似的。

“我不知道我這麼不近人情。”康威抗議說。

“不！你不是不近人情！不要誤會我的意思。只是你總是不涉及個人……我是說，你对事不對人。我知道輪不到我講話，但是請，請不要做這個女人建議的那種荒唐的事。”

“為什麼？”他問道。

“因為是陷井。”

“你怎么知道是陷井？”

“照理說，如果她有什麼情報想要給你，她可以裝

进信封里，在信封上写上你的名字，贴上邮票，投进最近的邮筒里。”

康威思考着。

“这么神秘，真象间谍一样，根本就是个陷阱。”

康威严肃地说：“我不能冒失掉这份情报的险。”

“你是说你要去？”

“我要去。”他顽固地说，“你提到她的声音？”

她点点头。

“怎么样？”

“我训练过我的耳朵辨别电话中的声音。我当过两年的电话接线生。她的声音有点……我——告诉我，你有没有好象以前听过那个声音的感觉？”

康威皱起眉头。“经你这么一提，我是有那种感觉。是那种讲话的速度，字句的间隔，而不是讲话的语气。”

伊娃·凯恩点点头。“我们认识她。”她说。“她是在这办公室呆过的一个人。你跟她谈过话，她伪装她的声音——语气方面。可是速度，她讲话字句之间的间隔无法改变。她是我们都认识的某一个人，而这更令我感到可疑。为什么她要对你说谎？我是说，为什么她想向你瞒住她的身份？”

“虽然如此，我还是要去。”康威说。“那份情报太有价值、太重要了，我不能冒失掉这种情报的险。”

伊娃·凯恩突然恢复常态，即一个能干、不带私